

說

苑

二



說苑卷第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讓燕水使者光祿大夫目劉向止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威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棗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是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龜元龜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者不

明何以見正冬聞而遷焉所以明智也吳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諷必達公族請問必認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墜藏矣分祿必及刑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且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如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身口行身有本立為然後為君子立體



說苑卷第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漢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阿始不威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衆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是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龜曰國君必慎

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者智不明何以見正冬聞而遷焉所以明者也夫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譏必達公族請問必認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墜

卷三 君心必仁思君之利

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且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無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子曰行身有本



有義矣而孝為本。處置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華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通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財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處喪有禮夫而哀為本戰陣

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  
 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為本置本  
 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  
 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  
 修遠是以反本修通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  
 臣之義父道室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  
 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  
 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  
 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  
 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  
 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  
 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財也無所推而不從命  
 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  
 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  
 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  
 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  
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  
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  
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員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  
從事百木積粟高堂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  
蒸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  
何不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  
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由家貧親老不擇祿  
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正見周公三見而三答  
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  
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  
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  
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  
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  
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員直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  
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

蒸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

使賢者欲養之則不待由由家貧親老不擇祿  
而仕也

而仕也

一見周公三見而三答

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  
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

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卷之三  
成王  
成王

卷之三  
樂  
樂

樂  
草木欲長霜露不



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  
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  
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  
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  
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  
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  
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斷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

子

子

子

子

子作地有頃蘇履足然而起遂曰曩者參得罪於  
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舛鼓琴而歌  
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  
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  
子孔子曰汝聞警吏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親之未嘗可得小  
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  
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  
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  
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  
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  
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  
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冷上也父母怒  
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  
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

說苑卷三

五

高山

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  
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  
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  
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  
執質有族以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  
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  
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  
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

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

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

說苑卷三

五

高山

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

平十九見正而冠冠則

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

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

卷之三 五 孝 曰 二 三

國召公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卷之三 五 孝 曰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持之幼者必勤於學  
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性自誠其神明  
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物外之境  
乎無方之內彷彿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  
絕世此上古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  
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  
大夫學問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  
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  
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  
名此皆人材之所

能達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  
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  
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  
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  
書壁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  
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  
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  
好問誠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  
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過伯樂不致千里平

上之取之 字サニ存本無古字 日本ハ多ク

也然晚世之人莫能

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於之幼者必勤於學  
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性自誠其神明  
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物外之境  
乎無方之內彷彿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  
超然  
閑居心思鼓琴讀書追獲上古友賢大夫學問  
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  
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  
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

說苑卷三

六

能達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  
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

對質性同倫而學問

者習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

一心夫問訊之士日

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  
止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

本而塞智慮也何以

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過伯樂不致千里平

問誠 字サニ存本無古字 日本ハ多ク

本而塞智慮也何以

卷之三 上之取之 字サニ存本無古字 日本ハ多ク

砥礪 字サニ存本無古字 日本ハ多ク

問誠 字サニ存本無古字 日本ハ多ク

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

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學也直豈以壽且長死銳金石雜草藥以

卷之七  
疾各 第廿二 若

兩累臺榭以避潤濕

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

食於釜甑，瀕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遺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其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其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其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滯也。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立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



食於釜甑，瀕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遠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其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其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其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三十九 說苑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

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  
示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是者，  
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如天地水陸注焉，  
言滿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  
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德而自得者，鮮  
矣。春秋之鑑也。春秋之中，我思三十一六七國，  
五十二國，皆長壽，皆不保，保其社稷者，甚衆，夫有  
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  
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  
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  
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炳燭之明，行乎年  
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博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  
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與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  
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

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  
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事非有異於人也  
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齊越中牟鄰人也善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  
遠矣齊越曰請十五歲人將欲吾病不保人將  
師吾不取則十五歲學而周成之師之矣走者  
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之寧越之好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遠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繩孔子曰  
非繩之謂也謂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

哉子路口等亦有登曰孔子曰志人者無諫臣  
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其德馬不捷其策操其  
不返於藥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  
孰不順成毀仁惡士曰遊於刑君子不可以不

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其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  
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聽礮

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  
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事非有異於人也  
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齊越中平鄰人也善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  
達矣齊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  
師吾不取師十五歲學而周成之師之矣走者  
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人寧歲之好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遠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繩孔子曰

汝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

哉子路口導亦有登心孔子曰志人者無諫臣

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其德馬不操其策操其

不返於藥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

孰不順成毀仁惡士曰遠於邦君子不可以不

學子路曰南山有竹焉操自直斬而射之通於

羣革又何患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聽礮

夫今之世  
謂以字サリ  
大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  
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  
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  
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  
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  
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  
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  
淺根垓不深未必樞也飄風起暴雨至扶必先  
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  
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捐而禍至乃  
始乾喉燠脣仰天而歎庶幾爲天其救之不亦  
難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  
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  
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

卷之三

二五馬

卷之三  
十一  
扶  
字サ  
リ  
キ  
板

也飄風起暴雨至扶必先

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捐而禍至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為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

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  
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  
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  
常茂

齊相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相公仰而  
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  
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  
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  
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  
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  
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此  
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魯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  
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  
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  
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

蘇曰呂刑云一人有慶非口以賴之君之明群  
之福也乃今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  
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  
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  
雖合員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由是  
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義也而百姓之望也國  
既無義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境亂  
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  
令尹圍公子之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弱也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  
無以爲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後實  
季曰一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任之  
懼恐足以爲懼種處拒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  
奚罪其嗣亦奚罪會靖嗣不立而外求君子出  
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  
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聽之遂立太子也



蘇曰呂刑云一人有慶非口以賴之君之明群  
之福也乃今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  
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  
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  
雖合貝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在是  
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表也而百姓之望也國  
既無主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境亂  
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

夫...  
弁...  
の...  
刑...  
亂也

晉襄公薨弱也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  
...  
季曰一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任之  
...  
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  
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聽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  
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  
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  
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  
刺人哉虺十月智伯圍襄子於陽襄子疏隊  
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說苑卷第三

說苑卷第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北極矣自劉向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  
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  
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  
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  
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士而曰我能行義吾不  
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

說苑

三張

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  
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  
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  
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  
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  
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潔之君子其誰  
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  
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

說苑卷第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北極來自劉尚上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  
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調害  
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  
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  
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士而曰我能行義吾不  
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

立節

三張

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  
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  
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  
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  
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  
能行之立身者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潔之君子其誰

尾生殺身以成其信  
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

行樂在

立身以成其忠

尾生殺身以成其信

立身以成其信

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反下，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燭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不功以受也今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也亦甚矣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予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克四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妾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相公太子相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不可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

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而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  
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  
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  
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  
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  
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相公有疾使人召  
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  
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

死四

四

黃端六

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  
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  
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  
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  
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之入困於宗出  
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見於君智不重  
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  
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焉  
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  
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  
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  
出以輓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  
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  
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鬻馮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  
宋王召馮揚馮欲殺之入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  
予口入於爾耳誰言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  
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  
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  
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志恭敬民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太子  
亂

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焉

曰狐突傳太子于中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  
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  
將死使人謂狐突曰晉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  
出以輓吾君自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  
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然矣與其久生亂  
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亂

三百四

五

李

宋王召奮揚使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  
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日告之王初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  
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  
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  
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志恭敬民之

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  
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  
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  
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  
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  
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

不受乎申鳴對曰臣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

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我於庭汝樂吾無

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

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

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

夫仕者身歸於國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

得無死其難乎以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

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

事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

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

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

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

義莫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

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

不受乎申鳴對曰臣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且

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我於庭汝樂吾無

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

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

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

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

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

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

卷の二五  
を父に事せり

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接將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片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聞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

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二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

左四

九

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却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我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四朱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

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  
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  
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  
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  
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使越社稷不血  
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

左

九

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  
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却使人復於君曰  
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  
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  
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劾臣遁若是則楚國  
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  
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  
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四共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

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  
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  
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  
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  
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  
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  
兄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

范曰

思理危不忘義我必將正行以求之耳其春年宋康  
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人  
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其春年不  
得見情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  
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拂躬用中年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  
邑不與我者其烹中年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  
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羞者軒冕  
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我死不避遂祛衣將



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  
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  
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  
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  
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  
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  
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  
見 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

卷四  
十一  
十一  
十一

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

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昔年宋康  
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人  
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昔年不  
得見情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  
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拂躬用中年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  
邑不與我者其其中年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  
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  
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我死不避遂祛衣將

入鼎拂胙播而之趙簡子屠中年得而取之譏  
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取人  
如此而受中年之功則中年之士終身慙矣強  
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  
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之將入死而報  
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  
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刑蒯賾曰善能言也然  
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君諫不聽我能去今

卷四

二

三百十三

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  
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  
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  
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刑蒯賾可  
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  
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  
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

蓋邑人王歎賢令於 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  
歎之故已而使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歎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  
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天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  
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縣其軀於  
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歎布  
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如管束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五九復之而王弗許也  
王曰別君而異交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  
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  
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束生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

蓋邑人王歆賢令於 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

卷の 十一 葉 一  
口 宋サニリ在軍 固謝 燕人知燕人曰 歆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歆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  
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歆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天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  
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縣其軀於  
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歆布  
衣義猶不北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六九四

十三

三〇字 子正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卷の 十二 葉 四  
子五 五サニリ在王 子五九復之而王弗許也

王曰別君而異文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  
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  
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

葛璜公有言曰朱厲附事魏公不見識焉多處  
於山林食行粟夏處洲澤食麥藉魏而以難死  
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  
今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  
我以為君不喜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  
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以雉歸之中公子倍攻而  
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  
必有說王如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郊之  
戰楚大勝皆歸而賞功曰公子倍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貴乎王曰美謂世對  
曰臣之兄戰而死臣弟戰而獲者不出三月必死  
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  
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